

自 序

飞机穿出了杭州的积雨云，天上很亮。空姐通报就要到昆明巫家坝机场的时候，我在发烧，身上有些冷。在飞机上往下看，绿一块红一块，想必绿的是树，红的是土。但我确实没见过这么红的土，于是就仔细看，有点激动地看，挤得靠窗的大嫂直埋怨。我看得出了汗，头脑舒服了一些。

这城市不像杭州那般，不像京城那般，不像北方的任何城市，不像赫尔辛基或者伊斯坦布尔。红土，红土上的城乡，这是云南。

这一幕，发生在 5 年前的夏天。

四季如春，天高云淡，花潮如海，象舞雀飞……小时候这些关于云南的想象萦绕了很多年。我终于带着从前的臆想走在了高原上。

我听到了很多故事，并一直在写这些故事。每次写大滇的红土时，我总想起在飞机上第一次看到红土——绿色我已经熟视无睹了，而斑斑红色，如血、如霞——溶在我心中的影像，一片热烈。游逛大滇的时日，听到的传说和看到的现实都一直在挑动我的神经，挑得我甚至感觉得到疼痛。

在海拔 2000 米的高原上向西南游走，我感觉自己像一条鳗鱼正从小溪游向深海，途中扭摆着。大理、澜沧江、怒江、高黎贡山、腾冲、盈江、瑞丽……这是“三迤”之地，民风如同一坛坛好酒，就摆在路边。

我是一条醉鱼。

从国道 320 线的 2840 公里到 3695 公里，约 800 公里的路程，蜿蜒出一条弯曲线，落差近 2000 米，我“走”了约 1500 天。有处叫“拨云”的小地方，这个地名出现在霏霏细雨的路上，它给了我灵感，我在地图上标了记号，造出了一个“呈州”，并把在高原上感受到的关于婚姻关系和信任危机的故事放在了“那里”；在高黎贡山下的热海湿地，我坐在黑色的火山岩上，拿着景颇人送给我的户撒刀，听那些早年来自北方的汉人讲过去的事情，在地图上我又标上了记号，把一片甘蔗林从火山画到了大盈江，也把一些“男人的故事”画在了这片甘蔗林里；而在傣家的泼水节上，那些清泉一样的丝竹旋律中，我听到了最“乡土”的爱情故事，于是我在地图上找到大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最南端，画上一簇簇舞动风情的凤尾竹，把爱情的执着和坚贞都涂在了凤尾竹的青翠上……

写了 10 多年故事，5 年前，我开始写大滇高原上的故事。

我在自己的“文本库”里找到这组原本命名为“幻箫云袖伴天刀”的文档，从里面选出这几个我最中意的文本，忍不住一遍遍安静地重读它们，高原的斑斓就又一次次浮现……

想出这本书时，为书名踌躇了很久，这些荡漾心旌的故事不该与那些愤世嫉俗的词句有瓜葛，就给这些文本取个平和的书名吧。

我想，就叫《云箫叙事》吧。

2007 年 6 月

阿澜

目录


云箫叙事之拨云 / 1

廖玉的猜疑与敏感，使叶正然的生活变得压抑，他们不堪对方所施加的压力，终于在误会中终结了婚姻；叶正然一直倾心的许芳苑嫁了樊小刚，可樊小刚却患上了绝症；十七岁的少女司耘先是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后来又爱上叶正然，没有结果的两次爱情，让她几乎堕落；评书艺人袭老先生和他的评书，始终贯穿在这个现代故事中，他像是在人生路口拿着指示牌的先哲，让生活的旋律跟着他评书中的传奇唱唱和和……

这是个有些“残忍”的故事，发生在高原城乡。故事中有内心情感的细腻表白，有当代人迷茫、抑郁甚至堕落的自我剖析，浓重的无奈与伤感在字语间奔跑蹿跳。那种共鸣和被敲打、被剖析的疼痛，不可回避。

云箫叙事之滚腰 / 153



漂泊求艺的岳三阳有极好的音乐天赋，他来到边陲小镇勐芒拜师学艺，与同门师姐伊皎产生爱情。老师临终前把一个未完成的曲谱交给岳三阳，希望他能完成这个作品。岳三阳为这个曲谱付出了汗水，他的爱情也开始阴错阳差……

伊皎被毁容，接着婚变，无奈中她远走他乡寻找岳三阳，欲求得岳三阳原谅。两人尽释前嫌，结为夫妻。他们终于完成了老师的曲谱并演绎成歌舞，一炮而红……

这是诗一般的爱情故事，处处流露着浓郁的边城风情。

几个北方汉子被生活所迫在滇西做起了“刀客”。秦大哥命案在身，抑郁中客死他乡，留给老李一把神奇的户撒刀；刘二哥被病魔纠缠，儿子为救父命勇闯高黎贡山寻药，却失去了一只手臂；杆子和老李一起生活在小镇里，各自有了女人，却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

在故事发展的进程中，如果您闭上眼睛，想一下滇西一望无际的甘蔗林，想一下凤尾竹摇动的影子，想一下云雾缭绕的高黎贡山，再想一下，一把沾血气的户撒刀……阳刚与阴柔，交合冲击出的“撼动”，便萦绕在故事内外了。

目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 伊皎对岳三阳说：我们还是晚几天回去吧。

岳三阳对伊皎说：已经太晚了。

伊皎对岳三阳说：我已经不像你那么想家了。

岳三阳对伊皎说：我在勐芒也没有家。

伊皎对岳三阳说：时间应该把仇恨化掉了。

岳三阳对伊皎说：这个仇恨已经不完全是原先的仇恨了，再说，我们脸上的疤痕还清晰呢，这仇恨咋个能消？

伊皎隔着蹦蹦的笼子和岳三阳说话，蹦蹦已经看惯了她的面纱和他的伤痕。

从水边走向城里，再从城里走向山里，再从山上走到山下。

这是回去的路。从走出来到走回去，他们用了三年。

滇池的水葫芦又一次被清除掉，水变得清澈起来。据说环保人员每年要清除寄生的水草六千多吨，才能使滇池保持清澈。他们想勐芒的江水，那里没有狂生的水草，只有卷着沙石的急流。

伊皎对岳三阳说：回家的盘山路上是不是还有花儿开？

岳三阳对伊皎说：正是三月，一定还有大雾围在山上。

伊皎对岳三阳说：春楼的人还能记得我们吗？

岳三阳对伊皎说：我们还记得春楼。

四妹站在远远的地方，她绞着手里的纱巾。那纱巾已经褪色，是伊皎离开勐芒时留给四妹的。四妹同岳三阳和伊皎回勐芒的时候，在伊皎面前重复了五次当年伊皎说过的话：都忘记我们的时候，我再回来。

他们忘记了——四妹说。

他们忘记了——岳三阳说，他们忘记了我们，你怎么还要问春楼的人是不是记得我们？

他们该忘记了——伊皎说，是啊，他们为什么要记得我们？

岳三阳把锦盒放在背包里。锦盒还是被蜡紧紧地封住，红烛在锦盒的边缘滴上了两滴泪痕，被一条金色的丝带遮挡得若隐若现。

这是清晨。

岳三阳对伊皎说，我们走，坐上车的时候应该是朝阳最灿烂的时候，到勐芒应该是晚霞最漂亮的时候，这一整天路，我们能看得清一切风景。

康朗谷老师死在家里。老师把岳三阳叫到床前的时候已经不能说话，他用左手指着

墙角的陶罐，右手伸到怀里。他没有力气从怀里掏出他要掏的东西，手按在胸口上便咽了气。

岳三阳跪在地上给老师磕头，磕了三个。他去拉老师的手，却没能挪开它。老师怀里的本子被那只手捏得很紧。

墙角的陶罐里是一个书稿，和康朗谷老师怀里的书稿有相对应的内容。但那陶罐里书稿的文字是密密麻麻的傣文，老师怀里的，是翻译出来的简谱——岳三阳几年前拜师的时候就看到过老师在写这个曲子。

墙上大大小小挂了十二个葫芦箫。

岳三阳拜师的时候也是给老师磕头，也磕了三个。他对老师说，您收下我吧，我学过几年古筝，学过几年单簧管，我想学您的葫芦箫。

康朗谷拿出几粒种子，递给徒弟。你把它种下，侍弄它长大、开花、结果，用你自己的葫芦做个葫芦箫。葫芦长得圆，曲子才能吹得美。

那个春天很美。岳三阳种下种子，在温暖和湿润中等待。那个春天江水恬静，竹筏漂得稳稳当当。江心岛的凤尾竹挺拔翠绿，花花草草覆盖大地，祥和遍野。岳三阳仰脸望天，爹，娘，也许儿子从此就算立足了。

你从哪里来？康朗谷问岳三阳。

我从山东来，老师。岳三阳说。

来这里就为了学葫芦箫？康朗谷问。

不只是葫芦箫。老师，是乐器我都想学，学好了也是条生路。岳三阳说。

几岁？康朗谷问。

十九。岳三阳说。

怎么不上学？康朗谷问。

现在上不起了，老师。弟弟妹妹在上。

你父母呢？康朗谷问。

交通意外，父母刚去世。家里的钱这几年都用在学音乐上了。岳三阳说。

康郎谷把手放在岳山阳的肩上，没说话。

那个春天，老师仅仅和岳三阳说了这些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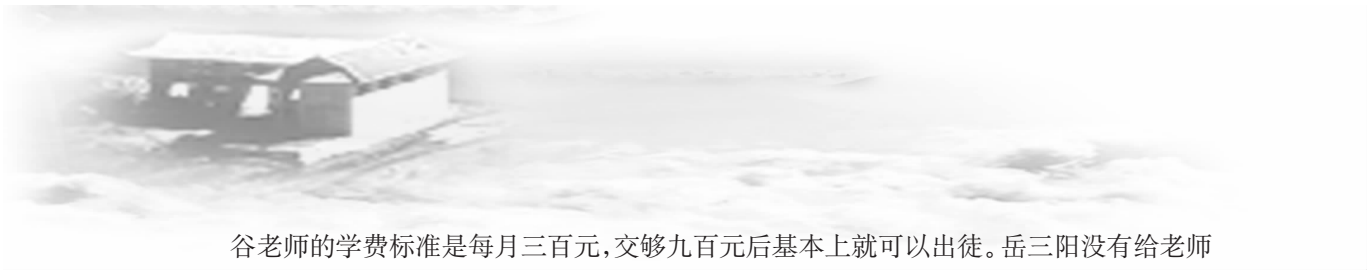
勐芒不算小。这个院落不算大。康朗谷老师把厢房给了岳三阳一间，在种着蔬菜的庭院里也给岳三阳找了一个种下葫芦种子的地方。

康朗谷老师带着岳三阳去了春楼。

你把你会的乐器在这里演奏吧，打工赚钱养活自己。男人都要这样。

这是老师在夏天里对岳三阳说的话。那个夏天太炎热。每天晚上七点钟岳三阳都准时来到春楼。

那个夏天岳三阳才知道，春楼里所有的乐手和舞者都是康朗谷老师的学生。他客气地叫着师哥师姐，跟着一位姑娘练古筝，也开始偶尔演奏。夏天里有人告诉岳三阳，康朗



谷老师的学费标准是每月三百元，交够九百元后基本上就可以出徒。岳三阳没有给老师学费，他只有跟师姐玩玩古筝。

秋天还没来临的时候，岳三阳已经格外钟情种在院落里的葫芦了。他选好了最圆润的一个，精心呵护。他能在大雨到来的前一分钟内把葫芦遮盖在雨点之下，也能在最毒的阳光出现之前把葫芦隐藏在绿叶之中。他想，这个葫芦会决定自己的命运，他觉得在葫芦成熟的时候应该把欠老师的学费给补齐，师姐把他演奏赚来的钱全给他存着了。

勐芒的冬天只是一个说说而已的季节，冬月里树也是绿的，腊月里花也是开的。木瓜和香蕉仍然挂在树上。岳三阳的葫芦不能再挂藤上了，他请教了师哥师姐，终日抱住那个拳头大小的葫芦，细心地用一根钢丝在里面“挖掘”。师姐说，葫芦的头和屁股都只能留黄豆大的孔孔儿，孔大了就废了，什么也做不成了。

春节你不回老家吗？老师问。

不回了。岳三阳答。

给家写信了吗？老师问。

给家里寄钱了。岳三阳答。

你赚了很多钱？老师问。

六百。岳三阳答。

全给家里寄了？老师问。

寄了一百。岳三阳答。

他把五百元钱递给老师，也把掏空了的葫芦递给老师。

大年三十晚上，康朗谷把岳三阳叫到跟前，把一个拴了红丝带的葫芦箫递给他，把一个红包也递给他。

康朗谷老师说，过年是要给个红包的。

大年三十晚上，岳三阳打开红包，数了数里面的票子。红包里有六百块钱。

两年交替的时辰里，岳三阳吹响了那支葫芦箫，他把一个音吹得好长，然后再换一个音，还是一口气吹得好长。

勐芒满街满巷的鞭炮声里，岳三阳开始了他的第一个葫芦箫的音节。

那时，康朗谷老师并没教过岳三阳曲子，一首也没教。倒是师哥师姐们教了他不少。他对师姐说，师姐，我不再玩你的古筝了，我应该用葫芦箫演奏，它也能帮我赚钱。老师在死前的第十天问过岳三阳一次，孩子，葫芦箫帮你赚了多少钱呢？然后说，孩子，其实葫芦箫不仅仅是用来赚钱的。

2

伊皎问岳三阳：你认识我之前在春楼赚了多少钱？

岳三阳对伊皎说：我攒下了八千块。

伊皎问岳三阳：都寄给弟弟妹妹了吗？

岳三阳对伊皎说：我留下了三千。

朝雾弥漫。高原的雾水就像烟尘一样，山山水水间，好像在寂静地燃烧着。

伊皎摘下面纱，把半面脸贴在车窗玻璃上。窗外的大雾中，没有人能看得清行驶在盘山路上的汽车里有一半烧伤的脸。车里面的人看到的伊皎，是美艳绝伦的另外半张脸。

岳三阳打听过，把伊皎烧伤的半张脸修复成原先的样子，需要最少六万块钱，而这六万块钱并不能保证一次手术成功，医生说，要想恢复原先的完美，最少也要修补两三次。

伊皎没有钱，岳三阳也没有那么多钱。

伊皎“威胁”岳三阳说，你别给我整形，我整形了，美丽如初了，你就不般配了，你脸上的伤疤和我的烧伤般配，这样才能持久的恩爱下去。

我们是两个“残疾人”。伊皎说。

现在我们该是两个因为残疾而寻求复仇的人。岳三阳说。

那并不是必需的复仇。伊皎说。

那是必需的。你想想老师，就会觉得那是必需的。岳三阳说。

都过去很久了。伊皎说。

很久了，可他们做过。岳三阳说。

春楼的生意一直很好。春楼在勐芒的声望持续了十几年。

春楼是勐芒最早涉入娱乐界的场所，在整个勐芒人还沉迷卡拉 OK、录像厅和台球室的时候，春楼就开始了歌舞厅的经营。初期是售票的和简陋的，后来演变成了最低消费限制的，厅堂也进行了装修，再后来就有了陪舞伴舞的小姐，有了雅座、包厢和 KTV，乐队也就是那时成立的。

当年，春楼的老板找到康朗谷的时候，康朗谷还只是个制作乐器的师傅。

岳三阳被送到春楼时，康朗谷在春楼的资历已经整整八年。他已经不再在舞台上演奏葫芦箫，也不再在春楼做现场指导，他只在家里，把一个个徒弟送到春楼。

在春楼被称为“舞女”的，就有伊皎和四妹。

在春楼被称为“相公”“公子”的，就有谭云成和杜力。

岳三阳在师姐的古筝上客串的时候，伊皎就已经是春楼的“头牌”，而常年“享受头牌”的，也只有谭云成和杜力。

谭云成在春楼的时候时常这样喊伊皎：

“我的小玉石（注释 1）呢？快来个《手指》，跳累了来我这歇歇！”

杜力在春楼的时候这样喊伊皎：

“别再跳了，让她们跳《蜡条》，今晚我包了你全部时间，你就在我身边坐着吧！”

春楼的歌舞在勐芒是首屈一指的，春楼里没有流行音乐和艳舞，没有架子鼓、萨克司的电声乐队和时尚服饰的歌星。春楼里只演奏古曲，舞蹈也是长衣广袖那种古典的和民间的。这种特色渐渐成为勐芒的一绝，在新世纪初勐芒成为云南的旅游边城之后，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样的特色被政府和群众充分肯定。这些古老的、民族的东西不同于现代都市里雷同的喧嚣，也因为这样的别具特色使春楼一直红火。来消遣的人不一定懂这些老祖宗留下的文化，不一定懂得傣族的历史，但玩味这样的文化在勐芒成了时尚，没有人去关注谁真的懂它。客人们点的曲子和舞蹈都是傣族传统的《手指》、《祝福》、《蜡条》或《散花》、《流水》、《梅开》等等的古曲。舞女在这里也被称作舞伎，是职业的，她们习惯了面似夜水地看着客人歪歪扭扭的舞步，在这脂粉酒肉的春楼里，用腰姿来换取人们的赏钱。伊皎对四妹说，用不着每一场都认真地投入，客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我们的姿色。

“伙子，这一百块给你！你就弹那首《花雨》！”

岳三阳第一个一百元就是在师姐的古筝上赚得的，他把自己浸在每根琴弦的低泣和悠扬里，在盛世歌舞中梳理流思。

那一天他才认识伊皎，伊皎在他的古筝曲里舞动，贵宾席上的人不停地喝彩。岳三阳知道那喝彩的是杜力的“人马”，岳三阳也听到了这些人刚进春楼的时候就在大喊伊皎的名字。

伊皎已经跳不出激情了，她浓妆艳抹，把自己藏在油彩之后，给钟情于她的杜力或者谭云成一个一成不变的效果。她的“头牌”来之不易，在春楼最萧条的日子里她想保住自己的收入，只有想出迎合客人的“下下策”——她半透明的丝缎长袍里只穿着三点泳装，若隐若现的效果立刻使春楼的“开放精神”不胫而走，一时间春楼更成为勐芒的焦点，而老板在伊皎的启发下把春楼全体的舞女都半透明，从此，伊皎被谭云成和杜力等名流注意，发现了她的舞姿和美丽，而在春楼，被名流关注的人一定是备受老板和同伴关注的人，虽然伊皎在春楼最为洁身自好，却确立了自己的“头牌”地位。

那时，伊皎只有二十岁。伊皎把从家乡学会的全部舞蹈都献给了春楼。

伊皎的家乡离勐芒三百里，那个傣家村落已经忘记了伊皎。她的父母早年去世，她寄居在奶奶家里，奶奶是早年的傣戏演员，伊皎从小就被奶奶指教，练就了一身好舞技，直到奶奶临终前对她说，孩子你该走出去了，你跳舞的天赋淹在寨子里就完了，你该去自己闯荡一番了。

伊皎第一次出远门，她觉得走出傣寨就再也没机会回来了，她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她只对着奶奶的坟头哭。

勐芒对于伊皎来说确实是大城市。

大城市里机会真的很多，但伊皎却没想到自己最终流落到了春楼。

你的舞蹈只能在春楼施展。春楼的老板说。

我不想当舞女。伊皎说。

这是高雅的表演，是表现中国古典美、民族美的艺术，是你们傣族的艺术。舞女，只是一种工作。老板说。

我学的东西全部是民间的。伊皎说。

民间的更好。康朗谷你知道吗？他应该也是你们傣族的人，他就是我们春楼的艺术指导。老板说。

康朗谷的名字伊皎并不知道，但“康朗”两个字她却晓得。这个头衔确实属于傣家，能冠有这样头衔的人一定是经过刻苦修身而知识渊博、德高望重的人。伊皎找到了康朗谷，她给康朗谷行了一个深深的傣家礼。(注释 2)

老师，我也是傣家人。

康朗谷放下手中的葫芦箫，仔细地打量面前的小姑娘。

伊皎给康朗谷老师跳了一个傣家的孔雀舞。

那天，伊皎被留在康朗谷老师的家里，晚上她被师哥师姐带到了春楼。

伊皎的第一次收入和后来岳三阳的第一次收入一样多，那一百元，对伊皎的吸引力和对后来岳三阳的吸引力完全一样。在勐芒，每天一百元的收入，至今也不可思议。

岳三阳的第一张一百元钞票是杜力给的。伊皎的第一张一百元钞票是谭云成给的。

春楼不给乐手和舞女工资，消费者以小费的形式给他们“工资”。

伊皎跳的是由《水》演绎成的《花雨》，岳三阳弹奏的《花雨》和师姐平常弹奏的不太一样，这稍稍的不同让伊皎产生了少有的心动，她突然觉得在这个“崭新”的古老曲子里也能产生和自己共鸣的哀怨。那天，伊皎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乐队，她看见穿着破旧牛仔裤和 T 恤衫的岳三阳时，岳三阳正在高抬手臂，那姿势和捏起手指的造型，就像伊皎跳孔雀舞时一样！

伊皎把赚来的钱如数交给康朗谷老师，老师把她的手推回去。康朗谷老师说，你好好跳舞，老师不会跳舞，不能教你什么，不应该收你的钱，你好好跳，给傣家人争光。

伊皎后来知道，老师也没收岳三阳的学费。

他叫岳三阳，他对音乐和乐器的理解是天生的，这样的人不用我再教，这样的人经过磨练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师，他有天生的悟性。康朗谷对伊皎这样说。

岳三阳的手里多了一个金黄色的葫芦箫的时候，伊皎注意到了。那时，伊皎和岳三阳没说过一句话，她整天应酬的是谭云成和杜力，她没有安静的心情和这个沉默的年轻人说话。

谭云成在认识伊皎半个月后邀请了伊皎，他把伊皎带到春楼以外的地方，开价千元，包伊皎一个晚上。那天，伊皎还不明白所谓的“包”并不是只陪吃陪唱陪跳舞，她只顾着在谭云成的身边发抖，当谭云成打发走了所有随从、要把她的衣纽解开的时候，她瞪大眼睛狠狠地抽了谭云成一巴掌，跑出门去。

杜力在认识伊皎一个月后邀请了伊皎，他把伊皎带回家里，给了伊皎三千元后自己就开始解衣宽带，伊皎站在床前把三千元摔在床上，头也不回地跑回康朗谷老师的家里。

岳三阳听到了几次哭声，他不知道是哪个姑娘在哭，哭声影响了他练习葫芦箫的兴致，他推开窗户，看见老师的房间亮着灯，看见两个姑娘一前一后从老师的房间走出来，一个是伊皎，一个是四妹。

老师那时已经老了，头发花白，少言寡语，走路缓慢。

岳三阳觉得，姑娘们不应该在半夜里去打扰老师，老师需要休息。

岳三阳回头拿起葫芦箫，他用葫芦箫吹起了曾在师姐的古筝上弹奏的《花雨》，他吹



完了上阕，停顿了一下，等他换气吹起下阕的时候，康朗谷老师走出了房门看着他的房间，伊皎和四妹也走出了房门，也看着他的房间。

岳三阳房子旁边的凤尾竹在轻轻舞动，葫芦架上有新的葫芦花在偷偷露出新蕊。那夜的月色，很美。

3 我们什么时候说的头一句话？伊皎问岳三阳。

那天夜里我吹《花雨》之后天亮的时候，你来找我说了第一句话。岳三阳说。

伊皎姐你那天一夜没睡觉。四妹说。

我只是想不到一个古筝的曲子你能用葫芦箫给吹出来。伊皎说。

我只是想给你们解解闷，你们哭的厉害，我怕女人的哭声。岳三阳说。

你那吹奏已经完全没有古筝的韵味了。伊皎说。

比古筝快了。四妹说。

把间奏部分的曲子也变化成主曲了。伊皎说。

是啊，那已经不再是《花雨》了。岳三阳说。

四妹把蹦蹦的笼子贴在车窗上，窗外一片流动的绿色让小兔子激动得站立起来。它没见过这样的世界，四妹递给它的白菜叶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它钟情外面的世界，也许在幻想，它是不是适合生存在山野和林间。四妹说，当年我们都有幻想，不管外面的世界是不是适合自己，都想去闯荡闯荡，她和伊皎姐姐一样从偏远的滇西小寨闯到了勐芒，岳三阳为了生活从更遥远的北方漂过来。四妹说，她多么理解小兔子，就连它眼中的天真和无邪，她也理解。

小兔子能晓得我们是回家吗？四妹自言自语。

其实我们也记不得这路上的风景了。伊皎说。

从昆明到勐芒的路九百九十九个弯，前二百里是左峭壁右悬崖，后二百里是右峭壁左悬崖，再后的路程则蔓延在两山之间。澜沧江、怒江、大盈江呼应在每段盘山路中。伊皎记得，三年前在出来的时候，她不停地在问车上的人到了哪条江了。伊皎觉得，走出一条江，就走出了一片“国土”，她觉得好像就走近了一片茫然。她在心里唱，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可爱的妈妈白发鬓鬓……

伊皎没有妈妈，奶奶也死了，她想的是康朗谷老师，可老师，也故去了。

今天走回了这条久违的路，伊皎问岳三阳，我们到哪条江了？

康朗谷老师给徒弟们留下的只有这些：岳三阳的葫芦箫，伊皎和四妹的一身已经褪色的长衣，还有后来岳三阳放在锦盒里的半阕曲谱，一只叫蹦蹦的小兔。老师无病而终，有家有业的师哥师姐们各自散去，只有岳三阳和伊皎无家可归，仍住在老师的房子里。四妹陪着伊皎，葫芦箫陪着岳三阳，小兔子陪着老师的空房间。

勐芒民居的房子面积都很大。老师有正房和东、西两厢，院落里花草和蔬菜满地。岳三阳继续种植着葫芦，他还没来得及学会老师制作葫芦箫、象脚鼓等乐器的手艺，他只好侍弄着葫芦，在满墙的藤蔓中寄托对老师的思念。岳三阳好奇，一粒小小的白瓜子种下去，就能长出来若干根几米长的枝蔓，花朵不娇不艳地开了，小葫芦不声不响地结了，给点雨水给点阳光，它自己就“掐”出个腰肢来，圆润得像个姑娘的腰身，而这个“腰身”竟能在一口气当中发出来千娇百媚的声音来……岳三阳对伊皎说，老师这个房子里的灵魂，就是墙上大小整齐排列的十二只葫芦箫，这些葫芦箫并不是这个大房子大院子能装得下的，它像老师的灵魂一样，飘在勐芒。

春楼里依然在演奏康朗谷老师的曲子，也依然是康朗谷老师的学生和徒弟在“舞动”这些曲子。

勐芒的报纸上说，勐芒的春楼，已经是滇西南独树一帜的文化场所，而康朗谷这个名字，已经被载入了勐芒文化的史册。

康朗谷是名人，这个低调的、平淡的、为民族音乐熬干了心血的老人，无声无息的走了。走后，他成了名人。

春楼从此借到了名人的光。岳三阳觉得，勐芒的开发和兴起，和康朗谷老师的存在关系不大，反倒和康朗谷老师的死去关联密切。勐芒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滇西南的旅游文化重镇，而春楼则因为代表滇西南文化的康朗谷老师在那里工作了多年而被重视，老师培养了春楼里本土民族音乐的若干精英——春楼的春天就如此这般地到来了。岳三阳对伊皎说，老师在九泉下能笑吗？我还没看到过老师的笑容呢。伊皎说，老师是不能笑的，他的脸早就僵了。

那次是岳三阳和伊皎谈得最多的一次。春楼重新装修，乐手舞女放假，两人在老师的院落里谈论老师，吃光了老师院子里的青豆，把豆尖也掐了一盆煮了汤。

康朗谷老师的脸据说是年轻时候受伤的，贫苦的康朗谷帮助家里收竹子，一捆巨大的凤尾竹砸在他的头上，砸瘫了他的面部神经，砸去了一生的笑容。

老师终身未娶，也许那捆竹子砸去的不仅仅是神经，砸掉的还有爱情。伊皎幽幽地说。

四妹知道，在所有的晚辈中，老师对伊皎和岳三阳最好。那次伊皎受了杜力和谭云成的欺负后跑回来和老师哭诉时，老师在她们面前吐露过几句话：你有你的天赋，不要荒废了自己的天赋，不要沉在这社会的泥水里，要像三阳那样。你们才般配。

老师的话确实不多。但老师的话确实有重量。

《康朗谷留下了什么？》，这是曾出现在勐芒报纸上的醒目标题，这个文章出现在勐芒被列为滇西南旅游开发项目之后。岳三阳和伊皎在老师的院子里接待了无数次记者和领导的询问，老师屋子里的摆设的十二只葫芦箫被全部搬到了春楼。岳三阳没有把老师临死前送给他的曲谱暴露，他把那个墙角的陶罐抱进了自己的厢房，把那个没写完的简谱也一同放在了陶罐里，封上口，用自己的葫芦箫压在上面。

伊皎你能读得全你们的傣文吗？岳三阳问。

我只能说傣语，也只认识几个傣语的字母，不能读傣文。不过我能找到勐芒最好的



先生。伊皎说。

老师留下了傣文的书稿，我想知道那是什么故事，老师一定是根据那个故事在作曲，没完成它。岳三阳说。

那你给我。只要老先生能用把傣文说出来，我就能把它用汉字写出来。伊皎说。

在康朗谷墙上的十二只葫芦箫全部被挂在春楼之后，岳三阳觉得，老师留下的，只有这个没完成的曲谱了。

这个曲谱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滚腰》。

“滚腰”是什么意思？是傣语吗？岳三阳问伊皎。

不是傣语。伊皎说。

汉语的曲牌里也没有这个段子，是老师要创一个曲牌？岳三阳自言自语。

岳三阳觉得，春楼里宣传的东西并不是老师的东西，或者说，那些都是从老师身上引伸出来的东西，那些只是旅游城市需要的东西，是勐芒需要的。皮和毛，被大家看中了。

岳三阳对伊皎说，我看中的，是老师的骨肉，我要继承这真正的骨肉。

四妹说，三阳哥，有个古诗在春楼常有人念，叫什么“归去来兮”……

4

其实我们那时已经相爱了。岳三阳对伊皎说。

其实，那时我不敢爱你。伊皎对岳三阳说。

其实，你们根本没有城里人那么大胆。四妹笑着对岳三阳和伊皎说。

这条路没有颠簸，只有没完没了的盘山绕。隧道里的昏暗短暂，但这昏暗不断来临。每次进入隧道时四妹都会叫一声出来，她害怕黑暗。伊皎仍然坐在车窗边一动不动，昏暗或明媚，她经历的比四妹多。

公路下是悬崖，悬崖下有滔滔的江水，阳光照不到悬崖下，江水的雾气仍然升腾，在升腾到阳光里的时候化作一道道彩虹。几棵高大的攀枝花显露着血红，和高原的红土山体相映成趣。

岳三阳在五年前第一次走这条公路的时候曾感叹，这就是滇高原。

其实，我们相识也快五年了。伊皎说。

我们算是长大了。岳三阳说。

现在我们路过的是大理呢。出门五年了，我还没去过大理。伊皎说。

最近的有时候就是最远的。岳三阳说。

大理曾经是个王国。伊皎说。

勐芒的春楼也曾经是个“王国”。岳三阳说。

谭云成和杜力成了春楼的“国王”，虽然他们互相敌视。春楼的老板教诲员工要以顾

客为上帝，于是在春楼花钱最多的谭云成和杜力无疑就坐上了“上帝”的宝座。

谭云成在春楼被称为公子，他未婚。杜力在春楼被称作相公，他已婚。谭云成是处长级别，被春楼的人夸作年轻有为。杜力是木材生意的大老板，被春楼的人夸作勐芒的实业家。

当然，伊皎继续陪着两位“上帝”歌舞升平。她已经学会了周旋，能在两个“上帝”都坐在春楼的时候腾挪转展。

杜力笑着对伊皎说，小骚货，我一定要把你搞到手。

谭云成笑着对伊皎说，小玉石，我要娶你。

谭云成在街上遇到了伊皎，伊皎的手里拎着兔笼。每天上午伊皎都拎着小兔子出来，在草地上放一会。谭云成说，伊皎姑娘在太阳下面更漂亮啊。

谭云成指着笼子说，这兔笼原先是个鸟笼，曾经关过两只幸福的鹦鹉。我以前常来看望过康朗谷老师的，我知道。后来主人因为给了鹦鹉更大的自由，时常把它们在屋子里放飞，便陆续出了两次闪失，一只飞出了窗外，一只飞出了门外。之后鹦鹉的家宅充当过几天小猫的禁闭所——家里来了客人，门敞着，怕小猫跑出去丢了，主人只好把它关在笼子里。那几天小猫很苦恼，叫声不再温柔，到最后已经有点歇斯底里了。小猫终于有一天不知去向，主人痴情地等待了半个月也再没听到小猫娇媚的叫声，便买来了一只小兔。小兔是袖珍品种，据说怎么也长不大，到一把年纪的时候也只会有巴掌大小。主人觉得这个纯白的小家伙最适合住在这个鸟笼里，一尺见方的空间对于这个叫蹦蹦的小宠物已经很大了。

它的主人还养过金鱼，养过狗，养过绿毛龟。

可现在却只有一只小兔，连主人自己也不在了。

谭云成把一把草菜叶放在兔笼上，草叶卡在笼子的顶端，悬在小兔子的头上。蹦蹦为了吃到草叶，站立起来，吃几口，放下前脚，咀嚼一番，再站立吃上几口，再伏下来咀嚼一番，几个回合后终于拽下了那片草叶，于是它很安心地忙碌起来。一把草叶也巴掌大小，蹦蹦于是就吃得很饱。它在笼子里狠狠地跳跃了几下，就静在那里晒太阳。它对自己的家很满意了，眼神温柔，耳朵也温柔。

谭云成看着蹦蹦吃完草叶，他对兔子说话，他说蹦蹦你刚才吃得很费劲啊，咬一口就得站起来，嚼几口还得站起来再咬，你是不是怪我没直接扔进去给你吃？其实我是有意的，我顺手放把草叶给你，就卡在笼子上了，给你个机会获取点成就感，你看你拉了几拉就把它拽下去了，吃得蛮滋润，成就感也就有了。

谭云成抬头对伊皎说，美丽的小卜哨(注释 3)，你就嫁给我吧，跳出这个笼子，我给你一个家。

伊皎微微笑着，他对这个年轻有为的处长已经无话可说，她曾经解释过她不能嫁的原因，她说过谭家不能迎娶一个当舞女的人，处长的家庭和傣家小寨的出身无法般配。

我已经有了心上人，谭公子。伊皎说。



那个杜力是有老婆孩子的人啊。谭云成说。

不是他。伊皎说。

那是谁家的后生？谭云成忙问。

是我的师弟，那个吹葫芦箫的人。伊皎说。

杜力再次邀请伊皎外出，他仍然出三千块给伊皎，他告诉伊皎他绝不会再强迫伊皎做什么事情，只是他需要伊皎在他的左右，他喜欢美丽的姑娘。

四妹说，他喜欢美丽的姑娘，他也邀请了我。

一场饭局加一夜的麻将，伊皎和四妹陪在杜力的左右。杜力赢了五千块，把三千块分给了伊皎，把两千块分给了四妹。四妹惊得白了脸，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伊皎却拿走了三百块，她把剩下的钱递给杜力，说，杜相公，只当您在春楼点我跳三个舞吧。

凌晨五点的时候，杜力派车把伊皎送回了康朗谷的大门外，岳三阳站在门口等着伊皎。

岳三阳问，四妹呢？

伊皎说，她没回来。

伊皎无法入睡。她想不到不谙世事的四妹会留在杜力那里。四妹只有十八岁。

岳三阳在精心制作一只葫芦箫，他不知道怎样黏合箫管和葫芦，他在葫芦上涂满了胶。

钱，和爱情有关系吗？伊皎问岳三阳。

爱情应该和什么有关系？岳三阳问伊皎。

你知道葫芦箫的传说吗？伊皎问岳三阳。

和爱情有关吗？岳三阳问伊皎。

那个清晨，伊皎在给岳三阳讲故事。两个人各自想着心思，在故事中寻找自己的感知。

远古的洪水是不朽的主题，在洪水中消亡和诞生的，都影响着现在的世界。

那洪水从天而降，没有缘由，无情无意。

洪水几乎冲走了一切收成和生命。世界没有了高山，没有了绿色，只有混沌的海洋。

千百人的傣家村落里，一位坚强的小卜冒（注释 3）骑在葫芦上，他奋力驾驭那个巨大的葫芦和洪流抗争，他不停地呼喊着一个名字，那是他心上人的名字。

洪水的呼啸淹没不住他的呼喊，那声嘶力竭惊动了佛祖和天神。

佛祖伸手搭救了挣扎的孩子，他问起那个名字是谁，小卜冒说，她是我的心。

你是佛祖，你可不可以找到我的心？没有心，我愿意死在激流中。小卜冒说。

佛祖不知道爱情会这样使人忘记生死。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活着。佛祖说。

她一定活着！我也是她的心！小卜冒说。

佛祖在洪水中折下了就要被淹没的竹子尖尖，一口气吹透了竹管。

佛祖拿过那只葫芦，透开头尾，再一口气吹空了葫芦。

里面是空的了，你吹吹它，把你的心装在里面，心声，人人都听得见。佛祖把竹管插

在葫芦上，递给焦急的孩子。

小卜冒疯狂地吹响了葫芦，他想不到自己能吹出这样凄婉动人柔美绝伦的声音。

他把自己的心声吹了出去。

那洪水中漂来了一个小卜哨，姑娘粉红色的筒裙像一团火苗一样燃烧在汪洋之中。这火苗燃成一团火，执着地把洪水烧成沸腾。

那火烧干了洪水，那火燃起了人世间所有的爱情。当两个年轻人相拥在佛祖和天神脚下的时候，傣家的村寨浮出水面，一片生机。

伊皎对岳三阳说，我能不能找到爱情？

岳三阳对伊皎说，我爱你。

他们在朝霞中站起，相对。伊皎把头低下，并没有扑进岳三阳的怀抱。

四妹在门外说，春楼是个“王国”，我们只能当臣民。

伊皎抬起头，盯着花枝招展的四妹。四妹的装束在几小时之内改变了，时髦的短衣和纱裙代替了昨晚穿出去的傣装，连头饰也换得光怪陆离。

爱情也是个王国。岳三阳对四妹说。

5 其实我不是臣民，我只是奴隶。四妹说。

可你太留恋奴隶生活。岳三阳说。

伊皎看着窗外的峰回路转，没有说话。

她向往外面的天地，她不止一次地和岳三阳说过，她想生活在这样的山野里，她不想再跳舞，只想去做个贤惠的妇人。盘山路上车与车不时相会，大家礼让着慢行，各自走各自的路，并不牵绊。她当年沉默在岳三阳的面前，岳三阳的示爱，她不敢接受，她觉得她是个舞女，和舞女生活，本身就会有无数的牵绊。

怎么听不见江水的声音？岳三阳问。

车里封闭，马达也响，江水在悬崖下面，怎么能听得见？四妹说。

有些江水是没有声响的。伊皎说。

伊皎把面纱重新盖在脸上，侧身躺在座位上，闭上了眼睛。

阳光在转。

伊皎怀念穿有傣家衣饰的日子，她的身上总有傣家的东西，或是个荷包，或是条筒裙，或是一把插在头发上做装扮的小花伞。康朗谷老师在她进春楼时给她做了一身典型的傣家服装，她把它一直带在身上。她知道，四妹已经把老师给做的那套衣服丢掉了，她也知道是岳三阳把四妹丢掉的衣服悄悄收了起来。她的爱情，就从岳三阳的细心和忠厚上开始，她抑制不住。

三阳，你记得我求你带我走吗？伊皎闭着眼睛说。

记得。岳三阳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